



從科學家的眼光看挪亞方舟餘骸的發現

如果「挪亞方舟國際事工」(下文簡稱“NAMI”)曾就所持有的種種發現，宣告尋得的有 99.9%把握是挪亞方舟的遺骸，因而引來諸多的質疑和攻擊的話，那麼我們是否也當向 Dr. Andrew Snelling 發出更大的質疑和攻擊才對？在他於 2011 年 11 月 9 日發表名為「最近在亞拉臘山發現的木樣本是否來自方舟？」的專文，Dr. Andrew Snelling 全文單以 C14 的報告，在忽視其他方面的證據考慮，並甚至連探索隊在獲取古木塊的過程可能導至有誤差亦排除等情況下，就斷言結論：「木樣本不可能來自興建方舟的大洪水前的樹木。基於現存的碳-14 證據，縱然香港與土耳其人聯合探索隊宣稱，這些叫人著迷的木遺骸在亞拉臘山發現，但這些器物不可能來自方舟。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都不是方舟餘骸。」Snelling 所使用的是一種 100%否定的語法，連一點保留也沒有一樣，除非我們對 C14 有相當的認識，並且 C14 這種測試古文物的斷代方法，在過往歷史中從不失誤，並且要核實所尋獲的是否挪亞方舟的遺骸採用 C14 是唯一的方法，不然的話，當閱讀或引用這篇專文，或同類的文章和報告時，就當格外小心！

「最近在亞拉臘山發現的木樣本是否來自方舟？」 by Dr. Andrew Snelling

英文原稿 <http://www.answersingenesis.org/articles/aid/v6/n1/mt-ararat-wood>

中文翻譯 <http://www.answersingenesis.org/zh/articles/aid/v6/n1/mt-ararat-wood>

如果我們閱讀 Dr. Andrew Snelling 的單向性專文已經如此接納的話，現在誠意向你們推介另一份多向性專文，相信更能幫助你們更客觀地了解 NAMI 所尋獲的，極有可能是真的挪亞方舟之遺骸，還是正如 Snelling 所斷言：「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都不是方舟餘骸。」

向你們鄭重所推介的是由人類學及考古學家 Dr. Joel Klenck 於2011年11月15日以英文原載，在 <http://www.sbwire.com/press-releases/sbwire-114562.html> 發表的。為免讀者因語言而造成的閱讀障礙，同時提供英文原稿及中文翻譯稿。

由於不是每位讀者都了解兩位筆者和兩章專文的背景，於此作了如下比較分析：

姓名	Dr. Andrew Snelling	Dr. Joel Klenck
專文名稱	最近在亞拉臘山發現的木樣本是否來自方舟？（本文附件2）	為挪亞方舟發現提供新的支持點（本文附件1）
發表日期	2011年11月9日	2011年11月15日
身份背景	地質學家	人類學及考古學家
作者介紹	<p>安德魯 A. 斯奈林博士於澳洲悉尼大學取得地質博士學位，專門研究澳洲北部省Koongarra 鈾礦的礦物學及地球化學。多年來，他在採礦工業中當礦場及研究地質學家，並以顧問身份參與澳洲核科技組織跟國際合作的研究計劃，研究的合作單位包括美國核管理委員會、美國多間大學、英國原子能研究所、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國際原子能機構及歐洲原子能機構。斯奈林博士25年來全時間參與地球地質證據的研究，確定創世記中災難性全球大洪水的歷史記載。他曾就岩石和化石的所有放射性碳測年法進行詳細的技術研究，並與其他人的研究一同展示這些方法是錯漏百出並嚴重誤導。他參與澳洲及美國基督教事工逾25年，堅信神話語的絕對權威，現任Answers in Genesis及美國肯塔基北部創世博物館的研究總監。</p>	<p>祖·克蘭克博士(Dr. Joel Klenck)畢業於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並取得人類學與考古學學士學位(B.A. in Anthropology/Archeology)。西北大學乃一所著名的大規模研究大學，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埃文斯頓市。克蘭克博士亦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進行同一學科的研修並獲頒授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M.A. and Ph.D. in Anthropology/Archeology)及於英國頂尖研究學府之一的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修史前史與考古學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他曾於多間著名大學(包括哈佛大學)任教有關科目並於過去二十年發表多份有關史前史與考古學的學術文章。</p>
C14測年法	<p>全文有詳細分析C14報告，排除受污染的可能之解釋，大洪水前木化石的碳-14測年之論述。</p>	<p>文章中亦有涉及C14的討論，並指出NAMII最初所採擷的樣本極有可能已受某位曾進入木結構的古代訪客或近代探索者所污染，期望未來再採擷的樣本，送伊斯坦堡大學及柏林兩所考古部門進行年份檢測和發表。</p>
文章內容	<p>全文先記述與NAMI交往經過，其後以單向性以C14測年法作為唯一立論根據，其中亦曾評估「樹輪年代法」並認為是主觀和臆測成份太多的方法。</p>	<p>文章中以多向性超過13種方法作為全面的探討，其中包括：</p> <p>A. 探討是否挪亞方舟的考慮因素</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大型全木造結構； (2) 遺跡地處的高度的環境特性； (3) 被萬噸重的冰雪和石塊覆蓋作排除造假的證據；

		<p>(4) 狀似樓梯的裝置之多層結構與聖經描述挪亞方舟的經文比較；</p> <p>(5) 量度大型木結構的散射曲面顯示外牆角度朝著建築物內部傾斜。</p> <p>B.採用斷代多種考慮方法和因素</p> <p>(6) 植物物質的探討；</p> <p>(7) 木材物質的研究；</p> <p>(8) 考古遺物群；</p> <p>(9) 以榫頭卯眼接合的古代木工建設方式；</p> <p>(10) 打製石器之廢料的考慮；</p> <p>(11) 古代製陶風格；</p> <p>(12) 曾被人造訪後的遺物作斷代的參考；</p> <p>(13) 其他近東地區類似的遺物群已被標定的放射性碳年份作比較和參考。</p>
採用句法	不可能…不可能…都不是	極有可能是…是值得備受注視的…是極其重要的
實地考察	並未親臨亞拉臘山作實地考察	近月為了解挪亞方舟的遺骸事件，曾親臨亞拉臘山作實地考察。
文章結論	木樣本 不可能 來自興建方舟的大洪水前的樹木。基於現存的碳-14證據，縱然香港與土耳其人聯合探索隊宣稱，這些叫人著迷的木遺骸在亞拉臘山發現，但這些器物 不可能 來自方舟。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 都不是 方舟餘骸。	在這次辯論中所觸及的議題，涉及一個大型的全木結構，一個山洞，一批類同晚期後舊石器時代的古文物群，位於亞拉臘山高海拔的地段。他的結論認為亞拉臘山上所發現的遺跡是異常特殊的，究其良好的保存狀態，與及能夠為史前歷史提供獨一無二的寶貴線索。
結論意義	斷定NAMI所尋獲的並非挪亞方舟的餘骸	認為NAMI所尋得的有極大的價值，由於大型木結構被埋藏在萬噸重的石頭和冰塊之下，大部分的建築仍待探索，並視之為「史前歷史提供獨一無二的寶貴線索。」

當看完兩篇科學家的專文後，你認為誰的論點更合情合理？

你會相信 NAMI 所尋獲的，極有可能是真的挪亞方舟之遺骸，還是正如 Snelling 所斷言：「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都不是方舟餘骸。」



為挪亞方舟發現提供新的支持點

考古學家Dr. Joel Klenck就有關挪亞方舟傳說的最新發現提出了有科學價值的觀點

發佈日期：2011年11月15日

<http://www.sbwire.com/press-releases/sbwire-114562.html>

2010年，一所位於香港並名為「挪亞方舟國際事工」(簡稱“NAMI”)的組織公佈，在土耳其東部的亞拉臘山上，發現了傳說中的巨船，及後，該組織被外界質疑，現下有專業考古學家按上述發現的是非曲直提出正面的論述。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並現任古生物研究公司研究部主管的祖克蘭克博士 (Dr. Joel Klenck)，曾調查過該發現地點，就遺跡作出考古分析，並完成了有關的對比研究。「該遺跡是令人驚異的，」克蘭克博士表示，「內裡包含一個大型全木造結構及考古遺物群，極有可能是屬於晚期後舊石器時代。在其他近東地區類似的遺物群已被標定的放射性碳年份為公元前13,100年至9,600年之間。」

該遺跡地處亞拉臘山海拔約 4,200米之上，被冰和石塊覆蓋，他指出：「該遺跡被奇妙地保存著，並展示整列的植物物質和木材，包括以柏木為材的結構、一個地板灑滿鷹嘴豆種子的房間。」克蘭克博士續指出：「此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古文物群，特別是那些玄武岩碗、石核 (譯者按：在打制石器時，為生產石片所使用的石料，常見於舊石器時代遺迹中。) 和打制石器的廢料。」

該遺跡看似之後曾被人造訪：木結構其中一個房間裡頭有兩個細小的陶碗，年代介乎紅銅時代 (公元前5,800-3,000年) 和青銅時代 (公元前3,000-1,200年) 之間。他補充：「這些文物標示著極有可能曾經有人進入木結構，因為那兩個小碗，與出現於木造結構內，絕大部分屬於晚期後舊石器時代的古文物群，截然不同。」

克蘭克博士表示，「量度大型木結構的散射曲面(surface scatter)，所得長度是121.1米，寬度 23.8米。木結構的深度最少有5.2米，對外牆進行過數次測量，結果顯示外牆角度朝著建築物內部傾斜。此外，還有狀似樓梯一樣的裝置，通過中間的多層結構，與及以樁頭卯眼接合的木工建設。」他表述：「這個位於亞拉臘山上的晚期後舊石器時代的大型木結構，是值得備受注視的。」

「該遺跡不是騙人的，」克蘭克博士謂，「究其體積之規模與絕佳的保存狀態，可以為眾多學者提供研究機會。」他指出：「大型木結構被埋藏在萬噸重的石頭和冰塊之下，大部分的建築仍待探索。」

關於NAMI最初提供的碳測年份為公元前4,800年這一點，克蘭克博士的見解為探索團隊在初期欠缺有豐富考古經驗的成員。他指出：「在蒐集樣本時，只是徒手或戴著棉手套撿拾表面或暴露於外的樣本，而非選擇在一些表層以下、沒受過干擾的位置採集樣本，並且將樣本小心用錫箔包裹好。NAMI最初所採擷的樣本極有可能已受某位曾進入木結構的古代訪客或近代探索者所污染，再者，整個木結構組群所反映的年代其實比上述標定年份要早得多。」他了解到未來所有要進行放射性碳測試的樣本將會被送交伊斯坦堡大學的考古部門進行年份檢測和發表，或安排送往柏林大學考古系進行古文物研究。

他還指出，發現地點附近的另一洞穴內的考古文物，與大型木結構所藏的相類似。克蘭克博士陳述洞穴內遺有鷹嘴豆、纖維用亞麻、亞麻繩、布料塊、骨文物，和一種以有機物製成的器皿。他補充說，「在大型木結構和洞穴內，大多數的盆碗是以有機物製造，可能是用動物的胃，盆的碗口覆蓋一個木造或骨造的環圈。」當中有些盆碗的形狀近似陶器新石器時代 (公元前6,400-5,800年) 的容器。克蘭

克博士認為，「這些文物所引伸出的問題是：世上最早期的製陶風格是否受著這些以有機物製成的盆碗所影響？」

克蘭克博士指出：「該遺跡對考古學家和從事古文物保育研究的學者而言，尤其在古代樹木與植物保存研究，和古代建築特色究兩方面上，是極其重要的。」他強調，土耳其的古物事務管理局有需要把遺跡列為受國家保護的研究區域，並且只允許獲正式批准的考古學家和古文物保育研究的學者進入該遺跡。克蘭克博士表示：「為要防止有探險人士和當地登山導遊進入該遺跡斬下木塊並搬走其中的文物，這些預防措施都必須落實執行。」

對於今次方舟發現，考古學界在有關消息的公布初期抱持質疑態度，克蘭克博士認為這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同時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完成研究分析工作，並在科學期刊上發表有關報告，之前的質疑態度將會淡化。克蘭克博士補充：「現有的證據是廣泛的。此外，整個木結構被冰覆蓋和封鎖，現行可供檢測的只是一小部分。」

亞拉臘山上的發現與考古學界研究關於更新世與全新世的替迭(公元前10,900 – 9,500年)，發生於新仙女木時期(譯按：距今12800年至11500年的一段持續1300年左右的冰期)，與及陶器前新石器時代的萌芽於約公元前9,600年的學術討論不謀而合。其時，在土耳其東南部出現首個從事務農和馴養牲畜的村莊社群。克蘭克博士補充：「有學者認為這兩個地質時代的替迭與海平面急劇上升有關，是為災難性的過渡期，那時期洪水湧現，動物滅絕，世上人口減少，有些人則認為當時的生物群滅絕不過是因為植被縮減，從而彰明了該段時期只是另一個冰河期。」

克蘭克博士補充：「在這次辯論中所觸及的議題，涉及一個大型的全木結構，一個山洞，一批類同晚期後舊石器時代的古物群，位於亞拉臘山高海拔的地段。」他的結論認為亞拉臘山上所發現的遺跡是異常特殊的，究其良好的保存狀態，與及能夠為史前歷史提供獨一無二的寶貴線索。

祖·克蘭克
研究部主管
古生物研究公司

資料來源：古生物研究公司 (以上中譯版本與原載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一切以英文為準。)

祖·克蘭克博士(Dr. Joel Klénck)畢業於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並取得人類學與考古學學士學位(B.A. in Anthropology/Archeology)。西北大學乃一所著名的大規模研究大學，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埃文斯頓市。克蘭克博士亦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進行同一學科的研修並獲頒授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M.A. and Ph.D. in Anthropology/Archeology)及於英國頂尖研究學府之一的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修史前史與考古學(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他曾於多間著名大學(包括哈佛大學)任教有關科目並於過去二十年發表多份有關史前史與考古學的學術文章。

祖·克蘭克博士專門從事考古與生物化石的研究，與及在考古遺址挖掘和分析動物的骨頭。經他發表或尚在進行中的研究課題非常廣泛，包括古生物和古植物學的全球分佈研究、考古學中的異教文化研究、與及實驗考古學和其他主題。



方舟護航小組 Convoy the Ark Crusade

<http://www.facebook.com/convoythearkcrusade>